顏習齋先生年譜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　李塨纂
　　　王源訂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己辭之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歎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就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

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諡曰莊譽又之郎仁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俟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　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入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謀請見不得　十七日入

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
聚觀則叩首白求代尋來報重謝之斧資取給醫卜親
友餽贐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
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
又無路引不得出關　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
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
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　六月四日遇
豪士曹梅臣者爲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
南已至奉天府即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來
鹿友人張尚夫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尚

夫因見東嚴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
與之報帖求其傳布　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
議先生爲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　八月報者沓至往
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　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
具壯志以事徧居瀋陽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
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
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
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
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四出
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屐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城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已曾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

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猪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苦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弔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辦而行日朝夕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祇告滯渠徙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途行忌日奠遂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人闕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嗣後遇前助力饋贐者皆

謝之弔奠繹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城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遠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祖兆告蠡庠教諭以丁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讀士喪禮嘆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別也　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　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　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墾荒先生避之

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　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　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无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傭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

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庸齋司寇遊

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齊戒以无時不齊戒也今予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葱韭則祭前須齊戒

十二日行忌日奠　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　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惰故先王制祀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惰愈懶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五月十三日

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　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　八月十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　謂門人曰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朱儒家禮刪去无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昨讀子夏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儆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秕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上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　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　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叅用儀禮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遜生作賓三獻　祭訖忽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弔衰弔省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禮乃遷曾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禰室以殤子赴考祔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

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為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君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畢揖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華飾以尙有心喪也　行醫于祁州濟貧且欲廣成人材也　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　羅令懸匾表先生門　許酉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答之酉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甯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厨傳繽紛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已巳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

與其兄尚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鐫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一中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

侍郎辛未卒　塨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編塨著瘳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謂紹洙曰儀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儀果至紹洙遠族叔也以貧養于習齋數年如一　八月過保定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張石卿孫君僑高爲馨孫喪淵　王法乾謂先生曰君子口代天言甯容易乎先生是之　十一月過安平可訒言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思及此　十二月訂塨所著閱史郄視　聞劉煥章无

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遭還初伯總喪哭奠慟　時先生內子復姓李

復移祁州藥舖于家　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

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

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

不淑人之難交耶　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

喪文芳爾樣生父也　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

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　四

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　看塨四書言仁解
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怠
于禮　塨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即書于
冊面自警　鹿溶觀來訪　思宋室臣子所宜急商推
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蒞益謙首以爲戒與門
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予中年會受其疫染也
十月如獻縣哭奠王曙光　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
公祠　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倫嚮立是時凡助尋父
者皆往謝之　如郝關與馮繪升言存性存學繪升初
疑後是之　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詣位讀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爲成儀通獻五拜者爲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季秋特祭孔子孟春祀戸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淸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已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

寢戒日懸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懸外齊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同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榻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立刻卽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令家人辦祭品務潔肅凡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皆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俱

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闕廟門定朔日反者揖告
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啟簾焚香設
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胥齋焚香畢
子及從學弟子拜聖龕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
凡出過祠必下趨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
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惡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
厚友之父母催下祠例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發
衰城倉倒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過耄耋望祠
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
塋日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恩祖父

毋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遭喪皆嚴雖緦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謹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〇過五則⊗念一分〇過五則⊗中有乂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爲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倣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爲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强天下

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聚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塨執贄正師弟禮　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吾非其人也竊有志焉　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步規矩即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諧喜怒時時中節即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法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　十一日誕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

自傷也　卯養子有隱疾不能嬗嗣且有室變大憂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　李植秀來問禮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哲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湝爭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　習騎刀式始及雙刀四月學使李公應鷹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懸匾旌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

謂塨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

非僕志也　如薿哭奠塨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謚之曰節白　五月塨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　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　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

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尚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皇皇表章也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淸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淸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淸威有吏才　以祭門神齊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于齊況平常而能齊明也自尋思神　二十九日出也

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　李植秀問曰秀尋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八股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曰閒雜皆屬怪異汝初立志當闇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　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懸匾旌閭先生受而不報　九月訂塨所編訟過則例吹篇　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　國之桓介塨謁贄先生辭固請乃受之　思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必于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掾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苟日新矣何必復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日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他法矣　李植秀問閒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即是效驗也　族弟借乘家人對碓矣先生思此人魯鈍无所借命家人改日碓　十二月往哭奠閻大來大來名際泰蠡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護遇横逆笑受之不報　三從叔子早壯以孩

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卒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室行虞禮　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　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未有眞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　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　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毋不敬怏然思敬時見箴而安怠時見箴而惕不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　博野令羅公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

喚迷塗序　二月張東巖通政來訪　二十二日遣從世母緦服　三月訂掃族約　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蠹也　習射　門左演爨弄家眾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嘗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恩吾庭除日新有乏人无殿事今不潔衰惰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　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

哉　二十二日哭奠從世母葬告除服　六月書謹言

八戒一戒閒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談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　思文盟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盛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禍之慘而意之悲也　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思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

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

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曰予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　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逆也　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敬之難也　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即已才无用世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即已情不平　以祭考齊戒思齊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交財宜讓

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　十月為蠡人士作祭劉潤九文潤九名應旺蠡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爭皆往質之　十一月淶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先生辭　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却缺靜功不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坐拾釋子殘瀋也　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　敦化介埜執贄先生許之、先生語埜曰伯夷仁也柳下惠義也埜曰埜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雜霸可托

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巫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即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

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眞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　看韓非子至說難强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憮然恨予交人每蹈此危哉　名保成曰重光　思予以淺露爲直暴躁爲剛執滯爲堅定屢過不改廢才也　三月先生將出游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別親友告家祠十六日南遊中州　至安平縣聞暉光齋閻教其門人揖立應對朔望拜父母儀奬之　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

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固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　野莊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嗅迷塗大悅　至順德府馮莊訪楊雨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嗅迷塗楊錄之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　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　至安陽哭冀許酉山先生

訪徐孝子适适聞存學存治曰适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　抵回龍與陳子彝耿子逵甯

天木熊伯玉耿敬仲孫賓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

季和閻愼行言經濟　至濬縣教諭國之蒲男玉之桓

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諭道士歸倫　考忌日齊宿遙奠

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　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

行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

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

捕蝻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峯晤孫

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燮具雞酒祭徵君哭之

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

餓夫墓酹以酒盥漱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艮及楊廕千

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不脫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餽千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　至延津訪刷礎公論學渡黃河　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問人　思今出遊即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　十日夜店人喊

謚先生堅臥亦不言　訪張子玥劉念庵郭十同李瑤之　杜非修周炎遊龍文來訪　時時習恭心神清坦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乘之斧資不給而先生浩歌自得絕不動心　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座則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眾　二十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薦也　張天章來曰學者

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書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强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做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遺亂記産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无與于性分之眞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曰與七十子習行粗

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及天淵之分耶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于人前矯强粧飾也故一堂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偶見筆有亂者因思杏壇之琴書不整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　六月遊于衢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

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舞歌曰八月秋風颭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彷徨彷徨良久鸛鵒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刺曰吳名士拜遂行　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存學爲是　至鄢陵訪梁廷援以道于伏村晤劉子厚

訪王延祐亥亭亥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喊盜也子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

即或閒作祇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為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即在此次亭請執贄辭之昭常貞一蘇子文

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即習何待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曰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郎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

訪韓旋元旋元問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閱存學曰是吾儒喚迷塗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用產籍非祖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

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妝極駁之
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
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
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
誠曰修道即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
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
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
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即此也所謂格物也
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于大學先後
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

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沭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　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著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八月先

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侈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籓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　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

士刺拜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玳次子順季子貞執贄從遊　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楫等隨問引以正學　抵奉天峙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習見已而服　返鄠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卽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

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叩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尙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尙未至耶乾行語塞　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　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于其孫世臣爲養貧

至湯陰訪朱薇主一他出其父甯居出會夙儒也語之
學抵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甯居
曰予可任老乎即主位伏興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
論治主一曰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适仲容已來
迎出日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
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
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即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兩
儒倘並靜坐則儼然兩禪和子矣　十月至臨城拜喬
百一耄耋清苦布衣草履以金力却出酒食寒舍論
學　五日抵里族侄修己俯儼從游　閻家人前以家

書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賞以妻子與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以當之尙容少自菲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人相勉　思言終未能謹復擬五字用力曰省徐文禮遜或少寡乎　王法乾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不是人法乾曰如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讀之即當坐乎法乾無以應　給李介石書返其幣以南遊後介石具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姪及門人各習一藝每日讀

書畢卽登歌合樂渢渢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閱塨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膺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來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吞心益傷也　閱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塨曰子

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子存性存學大翻宋明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即合于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

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
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　七月錄四
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
人錄爲卷　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
于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殤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
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
未嘗仰首一視先生面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
君時時哭焉　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
　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曰子以僕爲雜霸或即子
染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即僕流于雜霸之

見乎各宜自勘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與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險語于記首　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即以賢弟聰穎屢悟屢蔽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　遣側室姜氏　亡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即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

耶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祗鬪論今古差勝俗人酬賂而已可勝歎哉　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勘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　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得乎　六月王越千來問學　觀明臣傳何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胥迷乃爾　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

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敢不懼哉　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辯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　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　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能贊一辭予皇明大政記祇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

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
年月日皆尋義意過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
寱語耳　如涿州哭奠陳國鎮　十二月與爾儼言致
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祔食　二月肥鄉郝文
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　王
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于已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
鬱然先生曰爲學靜坐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
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

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六月以祭中霤齊自勘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如也非忘乎故勗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語塨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柰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談及政事可嘆也　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與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　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

與僕遣苗生尙儉來聘主淸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已曰近日取士書藝攢砌策表互換祇爲欺罔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大謊　四月曰施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第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　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淸氣聳因思心淨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卽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　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詩書最損精力更傷目　教修已爾儆曰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　十一月謂修已曰予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入比矣然尚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　十二月初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爲賓　思以厚病人之薄即已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即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旦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帽幗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錂從五月朔日在途率重光行望拜禮使錂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　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牓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

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牓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illegible]南書院扁不沒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入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儐价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房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厨竈西北隅積柴炭　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

不予會夾谷而郝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郝也魯苗尙信白宗伊李宏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　六月書習講堂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思多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　閱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

不擯矣乃自朱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胥不得與于吾道異哉　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尙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　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函顧而樂之　七月朔行學儀畢曰朔望行禮匪直儀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習力先生浩歌　八月如回龍晤諸故友程滔伯請筵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滔伯曰解矣　訪路趣光驤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

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　十六日以
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魯
送至家九月始返　思非禮勿視四句謂二字一讀謂
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
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即王天下有
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　思威不足以鎮人而
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
即早壯也　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寢于外不入內飲
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　十二月著宋史

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已以正天下之想及旣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靑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會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

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吊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墻堵而進與荆公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并無一人與之商推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

本等始兵西域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恝置也乎剏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乍倒之幸琦誤以爲罪狀

遂傳耳則其他刪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搘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

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崈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仰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謀國繆于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痾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僞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

誰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媚胲盛左右厭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糵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宵無一察焉不其寃哉　郭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問塨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讞再四欲厥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冗殘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强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藝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傷哉　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衰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懼　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甯日也　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磏仁磏仁爲下嘆曰予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觀古書

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三
月廣平陳宗文來訪　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
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　答
塨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異
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
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　六月思天之所祚報者人不
感稱已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
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
七月定與劉棻循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　九
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污

粲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十一月二十七日哭奠叔母墓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厠皆粱之糠秕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人嘣主家厠矢積蕎糠此處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　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　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　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卽無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　鄢陵裴文芳子馨來

問學　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變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爲多矣

六月保定詹遠定候來問學　觀語類日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甯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朱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遽返

已正蹬此處事非惰即略待人非偏即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㨗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盡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七月日天下甯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

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侯射粗可修已學律希濂學書賞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子何憾勉之　習祭禮爲身近衰惰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　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慈誠敢爲邑人王之俊廬墓苦孝桓遍走當道及諸王畢揚田逢年行傭得直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悲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

蓬建石坊于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束修長跽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蘿石說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蘿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偕齊戒沐浴聯生三子　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己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晝有爲宵有得矣　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

公好稱之有隱慝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錢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歷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非人老而衰矣　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阨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　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即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

一行未成即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不亦宜乎　四月之桓心喪已闋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為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為之持緦服朔望祭禮俱廢　五月送法乾葬為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萬教遺孤濟　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宏緒字曰昌裔　思畏友云亡須時時畏天不則墮　六月思三事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為學術耳語修已勿覩性理語錄　批某家寅起賓主皆未痞思吾方自愧衰惰而人猶稱勵精世運乃至此哉　省過近多自老大過也　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

北泗哭奠釋麻既而考禮乃悔誤撥吉禮蓋朋友麻乃弔服加麻非緦麻服也謝過于家祠五祀　閏七月塨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篴笙聽之塨請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　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讐家搆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

已告歸益邃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儒痼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邃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內入顏先生說　曹敎化以新鄉尚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威如辭曰卓識絕騰踢籬折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眞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睁睛總不教塵沙眯主一辭曰喚同迷途億兆添多三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間風起焉肯蹉跎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　塨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大略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

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即三物之物格至也即學而時習之誠意愼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敬孔子所謂修已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愼獨盡之而已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嘗曰吾道賴子明矣後爲之作序　八月語曹救化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即與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條即亡　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

振　九月安州裴綸升來以法乾亡與綸升約一年兩會責善辨學　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振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　先生以屯子堡水患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郝公函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齋先生生為漳南書院師沒為書院先師文爗所贍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為習齋產沒為習齋遺產　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　十一月博野知縣杜公開銓造廬拜見　閔陵梓亭恩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儆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平對曰異平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　三月米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贄令其少子本良從學　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豈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會不切劘我矣植秀問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蠡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蠡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　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即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即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　作先君子傳曰年幾

七十受兄掌而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　六月二日覺天清地甯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日終其庶乎　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　七月徐仲容來問學　思釋氏宋儒靜中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許恭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　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偕

詧問學稱弟子　謂李命侯曰法乾卒頁友中再無以
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　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
諄諄諭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
額　悔過自訟驕浮二事　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
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眞熙
眞敬　十八日夜就榻矣閈子弟樵還復出圖坐成一
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
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　評塨日
講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　口占云宇宙

無知已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　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祀成教重光安五祀龕奉上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盥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　塨弟培從學　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塨門人曹廷耀李廷獻曹紹昌皆來習禮　三月修已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自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閻公度半日默對

嘗闔座稱羨　四月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知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　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　八月塨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紙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族墓一也田有營曠二也歌興不長多忘句三也　九月語杜生曰道莫切于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

即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塨曰今即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為誤解之書生我為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願省養精神苟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即死無憾矣　十二月有惑者盛氣解之思此即已惑也　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盍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渠以明道也非以為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塨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

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　聞人稱邊之瀟孝恤二
行曰吾門有人矣　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
把之思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充此意可
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
功緦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　服
膺小心照事思任人情之顛倒背變之反覆君子之心
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　三月八日細思少
年坡卑污事因思張仲誠言蔦飛戾天一斂翅即落地
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頹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

老力可能者爲之耳　劉懿叔稱其長耶近勤子職先
生因獎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
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　五月四日哭眞從
姑告除緦　自勘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
來也　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而報一也家
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
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于身昏慢之慝不作于心無
所鬱戾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　六月自勘曰李
晦夫氣象朴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
受侮予既甘心汨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何且

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歟　思宋儒之學南談張仲誠西談李中孚北談王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談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學儀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　十四日小便祕幾殆書命塨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請曰剛主會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　七月

先生問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　八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　聞師賈金玉卒奔哭捐心喪五月罷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　九月河南周璟价摯執贄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擠囑以勿爲書生所誤　塨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曰務有恒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祥郝夢麒來從遊　淸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　六月大興王源徐崑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當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

曰莫先東伍先生躍然曰予眞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
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除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評
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
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攜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
生孤眼横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帽尊虞
夏高歌入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
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
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
知燕趙白生申　七月堪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共學
會以日記質之先生　堪質所撰小學句舞儀節書舞

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　八月許培日記
曰既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空虛而自卑自邇則可
與適道矣　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
心者少自壯　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
雲似雨兆然不大亥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
傳嗜天之學矣　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
塨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侄修已爾
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錟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
挑庶末路無顛惟神相之　訂塨所譜小學　十月夜
坐久無惰容爲修已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失一

出告受跪責于其母事　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　先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鍐盡倡之私喜　培來與鍐習勺文舞式　教培痛除假冒將就　十二月齊憑案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憑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盡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末曰倘其寔佑末路乾乾寡增罪戾庶保除惡以歸元　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歲習勤也必終肄三　漢軍崔璠奐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者乃命凡過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于先生未出前嚴排聽候勿悞　自勘一生勉于明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衛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凜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

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亘可傷也　戒子侄後日斂用布勿以絲帛　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　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眞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　與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祗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即除害也　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誦讀爲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如是乎　族祭飲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

較指輸一籌即止　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祗此三字　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人周璕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乃易紙抄喚迷塗　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因自鈔存人編　遊西圃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陑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即偕弟子登山玩水即偕玩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偕諸公勿問也祗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進士即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　書立心高明術視一切于記首　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

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
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使繙朱註程子果曰齊
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
之學哉　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
饗哉知兒之將獻何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
塨來叩稟應郾城知縣溫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
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土也
已矣　五月坐場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　二十五
日塨以往郾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踈力斷文墨
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試壯不

問小過出入必愼交遊勿濫塨拜受行後先生愯然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穩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也　以祭中霤齊戒卧以致思覺不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

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即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

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　七月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皆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　八月二日夜夢中大哭父閭巷皆聞　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行中矩巳而習恭坐如泥塐　夜半左脇下病發兒時積也　十三日習恭者二　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瓜果酒肉夜與修巳爾儼爾檥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　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錂俱來侍二十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

日臥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巽發王嵋王澤王懷萬王溥王綱其來候命人扶掖　九月朔日張文升來視疾二日辰令羅湯沐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為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遷于正寢酉卒面貌如生　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正弟子禮　塨聞訃自郾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藩顏修已李植秀顏爾儼鍾錂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夢麒執喪衰服加絰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爲塨爲祝曰嗚呼秦火焰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岐然忽沓千餘年昧痾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

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起側陋直以聖道爲己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才總丱即能幹師門內難及長躬權圖事恩祖甘毳隨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兩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奧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慊好言論行嘗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堊室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緦

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
傾欹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
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
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
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
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纂吾心之德且鄉
黨自好送貨苟誼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
攻詩文纂章句聱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喈然
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
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

酌古準今務由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竽決拾籌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詠舞蹈唐宋後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即稱篤儒致行者與先生疏密固大有間而至于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術皆類此蹈彼甚至拾瀋捉風浸淫虛浮而以亂聖道

嗚呼千餘年于玆矣先生生亦晚近居遂華孰傳之孰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周秦衰而邐迤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炧火燼已成灰滯後轉螢熒紅豔烱然自照而竟熸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玆旦夕而不予臨嗚呼

哀哉倘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矻矻備歷錯節盤根大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議巖巖直排迷途岐路真學述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錂聯云手著四存繼絕學于三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爾儼聯云關外尋親遼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真儒張文升上私謚曰文孝先生　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兆塜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儀孝孫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先生卒前遺囑子孫以習齋為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塜等共議懸扁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

習齋殁與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習先生學術　乙酉四月鄠城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鄠城　六月恭修先生年譜　丙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終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切已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晩年上達所見益精貫其德彌上心彌歉倍加淬勵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眞周孔之道之學也璋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璋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璋

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卽親受教于先生也況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諳諳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棘津後學張琡璋謹識

揚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詎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歎大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範竊有志焉但自顧譾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也行滋懼矣丁亥菊月後學鄭知芳拜識